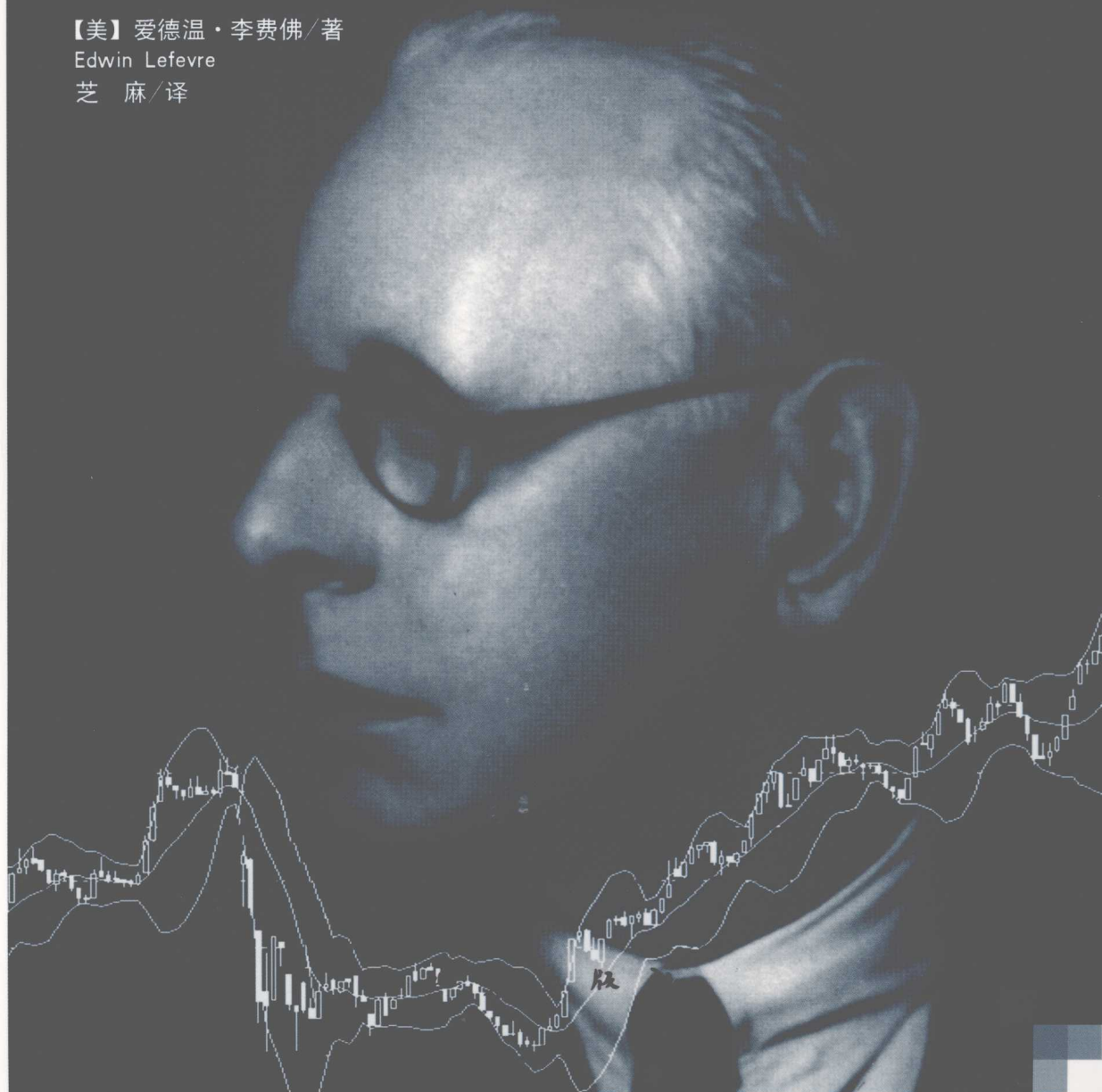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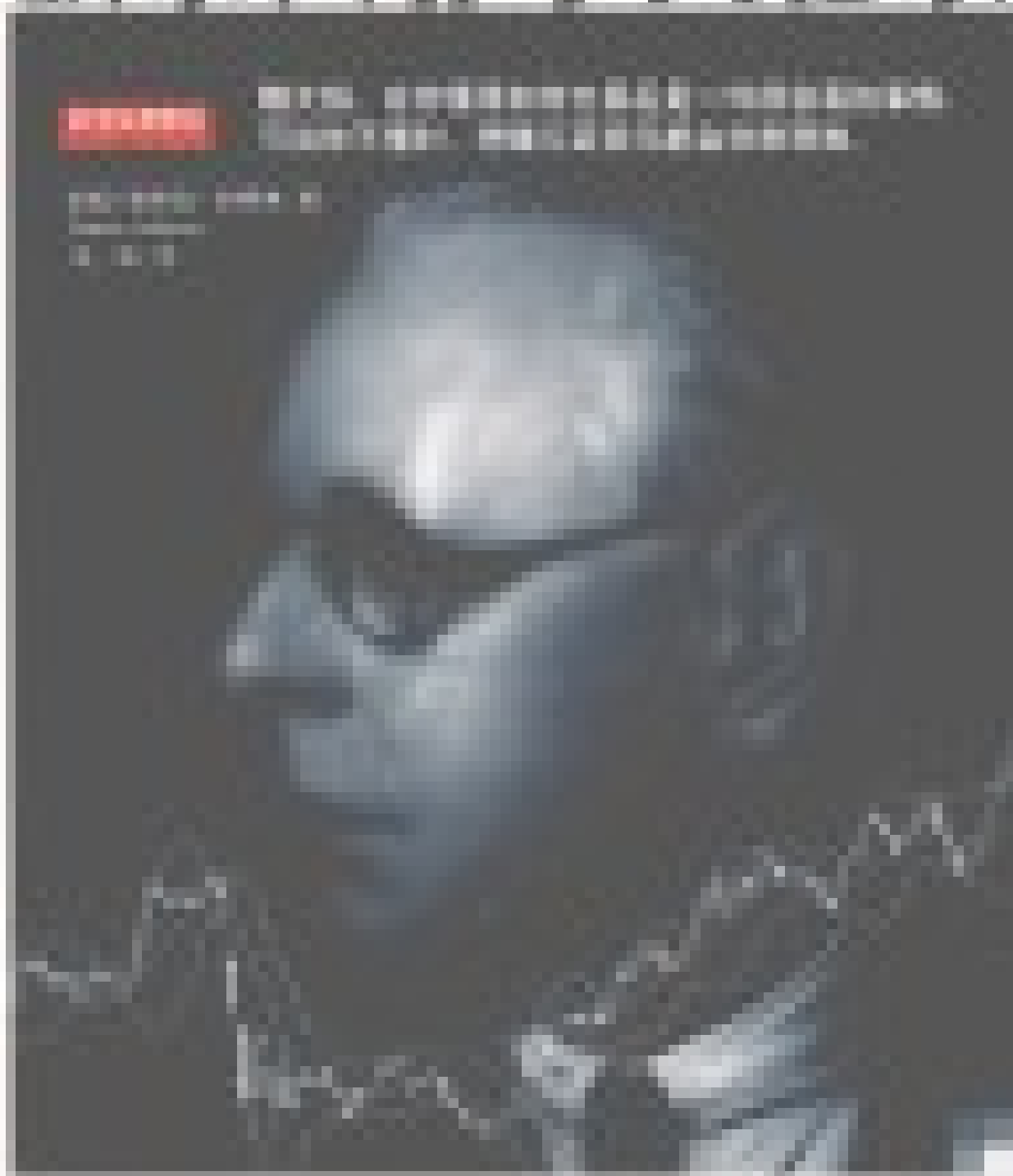
舵手证券图书
www.zqbooks.com

赚大钱，在你懂得如何交易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可当你不懂时，想赚几百美元都会非常艰难。

【美】爱德温·李费佛/著
Edwin Lefevre
芝 麻/译



最 佳 回 忆 手 作 大 展 映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美]爱德温·李费佛 著
芝 麻 译

地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 (美)爱德温·李费佛著, 芝麻译.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5028-3118-9

I. 股… II. ①爱…②芝… III. 李费佛 - 回忆录 IV. K837.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8124 号

地震版 XT200700130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美]爱德温·李费佛 著

芝麻 译

责任编辑: 李和文

责任校对: 郭京平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编辑部: 68462709 68423029

传真: 68467972

E-mail: seis@ht.rol.cn.net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38 千字

印张: 15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ISBN 978-7-5028-3118-9/F·357 (3756)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价格走势总在遵循一定的规律	1
第二章 并不只是数字的波动而已	11
第三章 不是看涨,也不是看跌,是要看对	23
第四章 避开圈套,从骗子那儿赚钱	31
第五章 既要看得清,更要坐得稳	43
第六章 相信自己	53
第七章 不要廉价买进,是时机,不是价格	63
第八章 最可靠的盟友是基本条件	69
第九章 理论必须和实践结合,梦想才能实现	79
第十章 价格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趋势发展	91
第十一章 要把操作到位变成一项本能	101
第十二章 心态决定了一切	111
第十三章 要用自己的钱交易	123
第十四章 要注意警告讯号,大势不会突然转变	133
第十五章 风险永无止境,意外之外还有意外	145
第十六章 不要轻信消息	151
第十七章 经验和记忆培养出的行动本能	163
第十八章 投机者的勇气,其实就是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的决心	175
第十九章 炒作要围绕股票的价值,而不是价格	181
第二十章 不要和大盘争辩,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的目的是赚钱	187
第二十一章 最好的消息人士是大盘	197
第二十二章 用明智的无私来避免愚蠢的自私	209

第二十三章 要警惕匿名的权威言论	225
第二十四章 真相不可能出自知情人士之口,这是投机游戏的本质 ...	233

第一章 价格走势总在遵循一定的规律

我初中一毕业就去工作了，在一家股票经纪行里当记价员。我对数字很敏感，上学的时候，三年的算术一年就学完了；我特别擅长心算。记价员的工作就是把行情机接收到的价格记在客户室里的那块大行情板上。客户中通常有人会坐在行情滚动机边上报出价格，他们报价的速度无论多快，都难不倒我，我总记得住，一点儿问题没有。

这间经纪行里还有很多其他雇员，我当然和他们相处得不错。只是如果市场活跃的话，我从上午 10 点到下午 3 点之间就会特别忙，顾不上和他们聊天。不过那是工作时间，我不在乎。

但是，活跃的市场并没有妨碍我对自己工作的思考。对我来说，这些行情数据代表的不是股票价格，不是每股多少钱什么的，它们仅仅是数字。当然，这些数字自有意义。它们总是在变化，这是我唯一感兴趣的地方：变化。它们为什么会变？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而且根本就不去想这个问题。我只是看见了它在变化。工作日每天 5 小时，每逢星期六两小时，这些时间内我所需想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它们总在变化。

我最早就是这么对价格行为产生兴趣的。我对数字有极好的记忆力，能够把前一天价格在上涨或者下跌前的具体波动记得一清二楚。我对心算的爱好这会儿派上了大用场。

我注意到，股价在上涨和下跌前，它的走势总会呈现出一种固定的模式。我无例可循，这些观察就是我的依据，为我起着指导作用。那时我只有 14 岁，但是在默默观察了数百次后，我发现自己正在把一些股票的当日走势和它们在其他时间的走势进行比较，在测试它们的准确性。不久后，我就能预测价格的变动了。我说过，指导我的唯有它们过去的表现。我心里有一份“行情秘史”，等着看股价按照固定的模式变动。我已经为它们“计时”了。

举例说，你可以认出买方只比卖方略胜一筹的位置。股市上进行着一场战争时，大盘行情就是你的望远镜。用它的话，10 次里准有 7 次可靠。

我很早就学到了另一个道理，那就是华尔街上无新事。不可能有什么新鲜事，因为投机这件事情就像山川那么古老。在股票市场上，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前一定发生过，以后也还会再次发生。这个道理我从未忘记。我想我真正设法去记住的，是它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正是这样的记忆，使我的经验得以丰富起来。

我变得非常沉迷于这个游戏，特别急切地想预测所有热门股票的涨跌，所以就弄了一个小本子，把自己的观察一一记在上面。好多人都有一个记录模拟交易的小本子，他们那样做的唯一原因，就是在暴赚或者暴亏时，不至于昏头或者进救济所。而我的小本子很不相同，它记录着我的得分和失误。我对下一步可能会出现走势做出判断后，最感兴趣的就是验证自己的观察是否准确，也就是说，我是对还是错。例如，有一只活跃的股票。我在星期一仔细研究了它的每一个波动后，推断它的这些走势和它每次要跌破八个或十个点时的表现一样。这时，我就会把这只股票及其当天的价格记下来，而且根据记忆中它过去的表现，也把预测的它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应该会出现的走势记下来。等时间过去之后，再与实际发生的走势进行对比验证。

我对行情数据的兴趣最早就是这样来的。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走势的波动只不过是数字上上下下的移动而已。每次波动当然都有原因，但是行情数据并不理会这个，它从不解释。我14岁的时候没有深究这些数据波动的原因，现在40岁了，也还是不会这么干。某只股票今天波动了，原因也许在两三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内都不会为人所知，可那又如何呢？关键是现在，而不是明天。原因可以等待，但你却必须立即行动，否则就要被抛在后面。我一再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该记得，那次市场上其他股票都在迅速上涨，空管公司(Hollow Tube)却下跌了三个点的事吧？这是事实；后来，星期一你看见董事会通过了股息方案，这就是原因。这些董事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们即使没有卖出股票，可也不去买进。内部无人买进，不跌才怪。

就这样，我大约有6个月坚持记自己的备忘录。工作完成后，我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记下所需要的数据，研究那些变化。我总是寻找那些重复以及同时出现的价格走势——其实这就是在学习分析大盘，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有一天，我在吃午饭。办公室里的一个男孩，他比我大，向我走来，低声问我有没有钱。

“你干嘛想知道这个？”我说。

“呃，”他说，“我有一个关于伯灵顿(BURLINGTON)股票的可靠消息。如果能找个人一起做的话，我就打算玩玩它。”

“玩玩它？你什么意思？”我问。对我来说，只有客户——那些腰缠万贯的老家伙们才玩，或者说可以玩股票。不是吗？要进入这游戏，非得有成百甚至上千的美元不可。这就好比拥有自己的四轮马车和一名带着丝帽的车夫。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玩玩它！”他说。“你有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

“哦，5美元我能交易5股。”

“你打算怎么玩？”

“把钱给投机商做保证金，看他能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全买伯灵顿，”他说。“这股票肯定会涨。就跟捡钱似的，咱们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把钱翻番。”

“等等！”我对他说，然后拿出了自己那本小小的秘史。

我对把钱翻番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关于伯灵顿股票要上涨的说法。如果真是这样，我的本子上应该有显示。我看了看，果真不然，根据我的记录，伯灵顿股票现在的走势正是它在上涨前的惯常做法。我有生以来从未买卖过任何东西，也从未和别的男孩赌博过，可我现在看见的，是一次大好时机、一次测试一下我的研究和嗜好是否精确的大好时机。如果我的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无效，那么这理论就站不住脚，也就勾不起我任何兴趣了。于是我把自己的钱都给了他。带着我俩的钱，他去了附近的一个投机交易行，买了一些伯灵顿股票。两天后，我们把它兑现了。我赚了3.12元。

有了这第一次交易后，我开始自己去投机行那儿交易。我总是在午饭时间去买进或者卖出——对我来说，两者之间压根没区别。我操作的是一套系统，而不是某只喜欢的股票或者想法，我的知识仅限于其中的算术。事实上，这正是在投机交易行里操作的理想状态，因为那儿所有的交易者都是根据报价单上数字的波动来赌博的。

没过多久，我从投机行那里取出的钱就远远多过我投入的工资了，于是我就辞了职。本来我爹妈都挺反对，可他们看见我挣的钱后就没话了。我还只是个孩子，在办公室里，做小弟的工资可不怎么高。我自己独立干得很不错。

我赚到第一笔 1000 美元时是 15 岁。我把钱放在了我妈面前，那全是从投机商那儿赚来的，并不包括我交回家的那些。我妈受了点儿惊吓。她要我把钱存到储蓄银行里，这样既摸不着又看不见，可以免受诱惑。她说她从未听说过一个 15 岁的孩子两手空空可以赚那么多钱。她都不太相信那是真的钱。我对这些让她提心吊胆的钱没有任何想法，除了觉得可以继续验证自己的推算了。这里面全部的乐趣就在于运用头脑，做出正确判断。如果我用 10 股测试出的结果是正确的，那么交易上百股的话，我就会是 10 倍的正确。在我看来，资金增多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的正确性得到了更大幅度地强调。是更有勇气了吗？才不！没什么区别！如果 I 仅有 10 美元，可是我把它全拿去冒险了；这比我有 100 万美元存款，然后拿着另一个 100 万美元去冒险要勇敢得多。

总而言之，15 岁的时候我就能靠股市过上挺舒服的日子了。我从一些小规模的投机行开始做。在那儿，如果有人一次交易 20 股的话，就要被怀疑是约翰·盖茨(John W. Gates)或者摩根(J. P. Morgan)在匿名微服出游了。那时候的投机行很少榨取他们的客户，因为没必要。即使客户猜对了，也还有很多其他途径能让客户和他们的钱分家的。投机行的生意利润惊人。在它正当经营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它不要花招，爽爽快快地经营时——市场的波动自会把那些小本经营收拾掉。洗掉 0.75 个点的保证金根本不费什么事。赖账的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因为这种人会被永远拒绝在游戏之外，再也不能交易。

我一个追随者也没有，自管自交易。无论如何，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情，一切都凭我的头脑来决定。难道不是吗？我猜对了，就算没有朋友或者搭档的帮助，价格也会朝着我预测的那条路上走；猜错了，也没人有能力因为好心而制止它朝另一个方向去。我当然有朋友，但是我的事情却一直都是老样子，它只涉及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独自操作的原因。

我总是比投机商们高出一筹。这样的情形没过多久，他们就受不了

了。我走进门，把保证金拍在柜台上，可他们看着钱就是不接。他们会对我说，没什么可做的了。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叫我“少年赌徒”。我从这家投机行转到那家投机行，只好一直不停地更换投机商。后来，事情演变到我不得不化名。我总是从很小的规模开始，只交易 15 或者 20 股。只要他们起了疑心，我就先故意输一把，接着再狠狠收拾他们。当然啦，他们很快就觉得在我身上破费太多了，因此告诉我，让我和我的交易到别处去，不要阻碍老板发财。

有一次，我待了几个月的一家大投机行对我下了逐客令。我决定要从他们身上多捞走一些。这家投机行在这座城市酒店大堂、附近的小镇等等，到处都有分部。我去了一家酒店中的分部，问了那儿的经理几个问题，后来就可以交易了。可是，我一开始用自己特别的方法开始操作一只活跃的股票时，他就从总部那儿接到了一些问题，问谁在这儿做呢。经理拿这些问题来问我。我对他说，我的名字叫爱德华·罗宾森，从剑桥来的。他把这令人欣慰的消息告诉了大老板，可那边还想知道我长得什么样。经理把话传给我，我对他说，“你就说我又矮又胖，黑头发，一把大胡子！”但他还是忠实地描述了我的样子。他说完后，凝神倾听，接着脸就变得通红。放下电话，他就让我走。

“他们对你说什么了？”我客气地问。

“他们说，‘你这个该死的蠢蛋，我们难道没有告诉过你不要让拉瑞·利文斯顿(Larry Livingston)来交易吗？你却明知故犯，让他从我们这里卷走了 700 美元！’”别的还有什么话，他没说。

我去其他的分行一家一家试，但他们都知道我，我的钱在哪儿都没用。我甚至进去看一下行情，都会受到一些职员的取笑。我试图让他们偶尔接受我一次，我可以轮流去每一家交易，这样间隔时间就会很长。可那也不行。

最后我可考虑的只剩下了一家，那是所有投机行中最大最有钱的一家——大世界股票经纪公司。

大世界的信用等级被评为 A，业务量很大，新英格兰的每个工业中心都有它的分行。他们不错，接下了我的单子。几个月间，我买进卖出，有赚有赔；但是老戏最终还是上演了。他们并没有像那些小投机行一样不由分说地拒绝我。这倒不是出于公不公平的考虑，而是因为如果上了报纸，

让人知道他们容不得人赚点钱的话，他们的名声就坏了。不过他们做得也不比别人好多少。他们规定我交 3 个点的保证金，而且迫使我分别在 0.5 个点、1 个点、和 1.5 个点的时候附加一笔保险费。这简直是障碍重重！此话怎讲？很简单！假设你以 90 元的价格买进钢铁公司 (STEEL)，你的成交单上一般是这么说的，“90 元买进 10 股钢铁公司”（译者注：是手续费）。如果你的保证金是一个点，那就意味着如果它跌破 89 的话，你就要被自动消灭掉了。投机行是不会主动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的，客户如果不愿意的话，也用不着忍痛让经纪商把他的股票按市价卖出。一切都由客户自己抉择。

大世界弄出保险费这一出，那是在使卑鄙手段。这意味着如果我买进的价格是 90 元的话，我的成交单上的价格不是“90 元买进钢铁公司”，而是“91 元买进钢铁公司”。我如果在这只股票涨了 1.25 个点后卖出，也还是亏。另外，他们一开始就坚持让我交 3 个点的保证金，这么做就等于减少了我三分之二的交易能力。不过，毕竟只有这家投机行肯接我的单子，我要么接受这些条件，要么就放弃交易。

我当然有赚有赔，不过总体来说还是赚得多。这些令人发指的障碍本来就足以击退任何人了，但他们还是不满意，又对我施加骗局，可他们到底也没抓着我，我的预感帮我逃脱了魔爪。

正如我所说，大世界是我最后的去处。它是新英格兰最富有的投机交易行，按照惯例，他们对交易向来不设限制。在他们那些每天都来，稳扎稳打的散户中，我想我大概是交易量最大的。他们有一个很高级的营业厅，有一块我在别的地方从未见过的行情报板，很大、很全面、有整间屋子那么长，所有能被想到的东西都写在了上面。我是指在新约和波士顿的股票交易，还有棉花、小麦、必需品、金属、等等，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买卖的所有东西。

你知道那些投机行里交易是怎么进行的：你把钱给一名职员，告诉你你想买进什么或者卖出什么。他看着报价单或者行情板，把那上面的价格——当然是最新的——记下来，当然还有时间。这样一来，这张委托单看上去几乎就像一份平常的经纪商报告了，上面有他们从你这儿接了多少钱，在某日某时以什么价格为你买进或者卖出了多少股某只股票。如果你想结算这桩交易时，就去告诉那个职员，或者另一个职员，这要看投机行

的。职员记下这只股票的最新价格，如果这只股票不活跃，他会一直等到新的价格出现。然后，他把价格和时间记在你的委托单上，核对之后就把单子给你，你再拿着单子去现金柜台那儿兑现。当然喽，如果市场和你对着干，价格超出了你的保证金所容许的范围，你的交易就会被自动结算掉，而你的委托单就只不过是废纸一张了。

在低级一些的投机行里，人们最低可以买卖 5 股，委托单也是一张小纸片，买进和卖出的颜色都不一样。有时候，比方说在一个士气高涨的牛市里，投机行的损失会比较严重。因为所有的客户都非常看好后市，都碰巧赌对了。这时，投机行就会把卖出和买进的手续费一同扣除，如果你的买进价格是 20，委托单上会写 20。因此你只有个点的空间。

不过大世界是新英格兰最高级的。它有上千个客户，而我真的认为，我是仅有的一个让他们感到害怕的。不管是那逼死人的保险费还是 3 个点的保证金，都没能怎么减少我的交易。我总是以他们容许的最大限度买进和卖出。有时候，我握有的股票多达 5000 股。

事情发生的那天，我跟你讲，我正做空 3500 股糖业公司的股票。500 股一张的粉红色委托单，我有 7 张。大世界的委托单尺寸很大，上面有片空白，是他们用来记下追加的保证金的。当然，他们从来不催着你追加。你的资金越少，对他们来说就越好，因为他们的利润就是从你的破产中得到的。在规模小的投机行里，如果你想继续追加保证金，他们会给你一张新的委托单，这样就能向你再收一次买进的手续费。而且每次下跌一个点，他们只给你 0.75 个点的空间，因为卖出被当做一次新的交易，并且把手续费也精确地计算在内了。

嗯，我记得这天我的保证金超过了一万元。

我积累到第一个 1 万美元时才 20 岁。你真应该听听我妈怎么说的。你会觉得除了老洛克菲勒，没人会有那么多钱。她过去常常对我说，我应该满足了，该去做些普通生意。我花了大力气说服她，我不是在赌博，而是在用数字赚钱。1 万元在她眼里是一大笔钱，而在我眼里，无非是有了更多的保证金而已。

我是在 105 的价位做空那 3500 股糖业公司的。屋子里另外还有一个家伙，亨利·威廉姆斯，也做空了 2500 股。我经常坐在行情滚动机边上为记价员报价。这只股票的价格走势在我的预料之中。它立刻下跌了两个

点，然后喘了口气，停了一下，准备另一次下滑。大盘整体来说相当疲软，各方面看上去对我都很有利。但是突然间，我对糖业公司的盘整有了些不好的感觉。我感到别扭，我想，我该出局了。这时它的卖出价是103元，是这天的新低。可这不但没让我放心，反而更加担心了。我感觉出了岔子，可又不能确切地知道哪里错了。如果出现了问题，但我却不知道问题打哪儿来的，那么我就不可能做好防卫措施；这种情况下我最好抽身离开。

你知道，我不盲目地做事情。我不喜欢那样，我也从未盲目过。即使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做事情也必须知道原因。但这次我没什么明确的理由给自己。然而，我不安的感觉太强烈了，让人无法忍受。我叫来一个认识的人，戴夫·韦曼，对他说：“戴夫，你来代替我吧。不过，我想让你帮我个忙。糖业公司的下一次价格出来后，你等上一会儿再报，行吗？”

他说行。我就从行情滚动机旁站了起来，把位置给他，好让他为记价员报价。我从口袋里掏出那7张糖业公司的委托单，走向柜台。要想交割，就要到那里去让职员给你的委托单做记号。不过，我还没弄清楚为什么应该退出呢，所以就把委托单拿在手里不让那个职员看到，靠着柜台站在那里。我很快就听见了电报的滴答声，并且看见那个职员，汤姆·伯恩汗姆，飞快地转过头去倾听。我能感觉到一个阴谋正在酝酿，就决定不能再等了。正在那时，行情滚动机边的戴夫开始喊：“糖……”，我闪电般迅速地把委托单甩在柜台上那个职员面前，喊道：“糖业公司平仓！”正好比戴夫的报价早了一步。因此，当然啦，公司不得不按照糖业公司的上一个价格结算。结果，戴夫报出的价还是103元。

根据我的推算，糖业公司这次应该跌破103元。行情有些蹊跷。我有一种感觉，周围有陷阱。况且，现在电报机疯了似的不停地滴答作响。我注意到那个职员汤姆正听着那些个滴答声，仿佛在等着什么，而我的委托单还没被动过，仍旧在原地。于是我冲他喊道：“哎，见鬼了，汤姆！你还在等什么？把价格记在这些委托单上啊——103元！快点！”

屋子里每个人都听见了，开始朝我们这边看过来，询问出了什么事。因为，你看，尽管大世界从来没有出过事，可谁也说不准。投机行和银行的经营有共通之处，如果让一个客户起了疑心，那么其他的客户就会跟着起疑心。因此，汤姆虽然阴沉着脸，可还是过来在每张单子上记下了“平

仓价格 103 元”的字样，然后把这些单子推给我。他的脸色可真不好看。

说起来，从汤姆的位置到兑换现金的窗口距离还不到 8 英尺呢。可还没等我走到那儿，就听见戴夫在行情滚动机边上兴奋地喊叫：“天啊！糖业公司，108 元！”不过这已经太迟了。我大笑着冲汤姆喊道，“刚才失手了，对吧，老伙计？”

这当然是一次设计好的事情。我和亨利·威廉姆斯加在一起的话，一共做空 6000 股糖业公司，这家投机行已经拿到了我们俩的保证金了。而其他做空这只股票的客户也许还有很多，做空的股票总数很可能是 8 000 到 1 万股。估计一下的话，在糖业公司这只股票上他们收了有 2 万美元的保证金。这笔钱足够让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场内捣鬼，把我们洗掉了。当年，无论何时，只要一家投机行发现它的客户过多地买进某只股票，就会找个经纪商来打压这只股票的价格，直到把它所有做多的客户都洗掉，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投机行所花费的不过是几百股股票的两三个点而已，但他们赚到手的却是上万块钱。

这正是大世界对我和亨利·威廉姆斯，还有其他糖业公司空头干的事情。他们在纽约的经纪人把价格拉到了 108 元。当然，它立刻回落了，但是亨利和许多其他人却都被洗掉了。只要股价在出现了一次无法解释的骤跌后，紧接着又一次反弹，当时的报纸就会称它为一次“投机行的操作”。

最令人可笑的是，大世界的人企图骗我入局的事发生后，还不到 10 天，他们自己却被一个纽约的操盘手弄走了 7 万多美元。此人在 1896 年的“布莱恩恐慌” (Bryan Panic) 中以空头身份一举成名后，当时正处在全盛时期，对市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位成员。由于法规不容许牺牲其他成员的利益来赚钱，他一直为此头疼。后来他想到，如果从下面那些投机行里取些不义之财的话，证券交易所或者警察局大概都不会有什么怨言。在我说的这件事中，他派了 35 个人假装客户，分散到了大世界的总部营业厅和一些较大的分支，约好在某天某时，针对某只特定的股票，在经理们允许的范围内，同时有多少就买进多少。他们都得到指示，等有了一定利润后就溜。这个人自己做的，当然就是在亲朋好友间散布利好消息，然后走进交易所大厅，在场内交易员的帮助下把价格拉高。这些交易员都还以为他挺规矩呢。这种事情，只要谨慎地选对了股票，不用怎么麻烦就能把价格拉高 3、4 个点。他们的那些手下按照预

先的计划，在下面那些投机行里把钱兑换到手。

有个人告诉我说，这个牵头者在除去给那些手下的开销和报酬后，还净赚了7万美元。这个把戏他在全美国范围内玩了好几次，狠狠处罚了一下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辛辛那提、还有圣路易斯的投机行。此人偏爱的股票之一是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因为像这样的半热门股票上下波动几个点是最容易的。他的代理人以某个价位买入，有了2个点的利润后就抛出，然后转头做空，就又能赚3个点的利润。顺便说一下，我前几天读到一则消息，说这个人死了，死时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如果他在1896年去世的话，纽约的每张报纸都会在头版至少刊登一个专栏，可现在他只占了第五版的两行字。

第二章 并不只是数字的波动而已

我发现，如果3个点的保证金和1.5个点的保险费还拦不住我的话，大世界已经完全准备好用不正当的手段来对付我了。而且他们还暗示我，不管怎样都不想再接我的单子了。既然如此，我决定到纽约去。在那儿，我可以选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的营业室交易。我不想去波士顿的交易行，因为那里的行情都得通过电报传送。我希望离行情的源头近一些。我来到纽约时21岁，带着全部家当2500美元。

我说过，我20岁的时候就有了1万美元，而且做糖业公司的保证金超过了1万。然而，我并不是一直都在赢。这和我交易策略没有关系，它们够很可靠的了，正确的次数远远多过失误。如果我坚持按计划行事的话，那么10次里可能会做对7次。事实上，只要我一开始就能确定自己是对的，那么就总会赚钱。我的失误在于脑子还不够使，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只在有例可循，并且情况令人满意时才出手。每件事情都有个时机问题，但我那时不明白这个。这也正是华尔街上那么多精英人士失败的原因。世上有一种普通的傻瓜，他随时随地都会做错事；还有一种是华尔街的傻瓜，他们认为自己必须不停地交易。没人能够有充分的理由去天天买卖股票，即使这么干了，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智力去保证每次操作都很高明。

这一点是我已经证明了的。只要依照经验看盘，我就能赚钱；可我要是像个没头脑的傻瓜那样操作，就没法不赔钱。我和普通人并无二致。可不是嘛，巨大的行情板上大盘在滚动，它们凝视着我；而周围人们一边交易，一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委托单变成钞票或者废纸。这种情景下，我理所当然地让激情压倒了理智。在经纪公司里，人们的保证金比较少，所以不太做长期交易。这样一来，也就会被很快很容易地洗掉。盲目频繁的交易是华尔街上许多人赔钱的原因，甚至包括那些专业人士。这些人好像认为自己在做一份固定收入的工作，每天必须带点儿钱回家。请记住，我那时还只是个孩子，还不知道后来学到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学会等待。15